

南唐書

十一之六

三



		九	漢
		〇	書
		四	門
		七	
五	函	號	類
冊	架		

庫文閣內		
九	〇	漢
〇	四	書
四	七	
二	函	號
二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47
冊數	5 (3)	
函號	290 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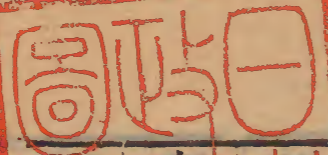


南唐書卷十一

列傳第六

刁彥能

淺草文庫



刁彥能上蔡人也。父禮遇亂，徙居宣城。彥能少孤貧，事母以孝聞。初，隸節度使王茂章為親兵。茂章叛入越，彥能當從。使家人扶其母，俟於路。彥能至，抱母泣告。茂章曰：「老母在此，不能從。」公茂章許之。乃馳入宣州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劍招之。給曰：「我從王府來，爾輩無動。」大軍且至矣，眾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

以爲軍事校使。屬徐知訓。知訓恣橫。彥能每以書切諫。雖不見納。亦常寵遇。牙將馬謙帥衆劫吳主。登門欲誅知訓。朱瑾麾兵却之。彥能手劍斬謙。知訓忌烈祖。每欲加害。嘗召烈祖飲。伏劍士於室中。彥能飲酒。以手搯烈祖而推之。烈祖悟起去。又嘗從知訓會烈祖于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沉酗。欲害烈祖。徐知諫以謀告烈祖。烈祖乃奔。知訓授彥能劍。使追殺之。及於中途。彥能舉劍揚袖以示烈祖。還給以弗及。旣而朱瑾殺知訓。義祖稍知其罪惡。將吏多被譴責。見彥能諫書。善之。復使事知諫於潤州。烈祖受禪。召入禁衛。叙其舊恩。遷天威軍都虞候。左衛使。元宗卽位。出爲饒信二州刺史。建州留後。撫州節度使。彥能喜讀書。委任文吏。郡政修理。亦好篇詠。嘗與李建勳贈荅。建勳奏之。元宗笑曰。吾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性修嚴。所居雖傳舍。一日必葺。周宗何敬洙皆故人也。每飲酒。常蓬首裸袒。彥能在座。則皆儼然。卒年六十有八。

周宗

周宗字君太秣陵人也常給使烈祖左右署爲牙吏多使喻旨四方敏於事任恩寵日洽義祖卒于金陵知詢謂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西渡宗堅請知詢手扎示信遽得故茗帖書曰不必奔赴既而徐氏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茗紙示之知詢覩顏而已及烈祖鎮金陵宗爲都押衙烈祖位望已重常履嫌疑因理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宗竊窺其意請如廣陵告宋齊丘以禪代之事齊丘手疏天時人事未可請斬宗以滅口烈祖懼欲斬宗而行

軍司馬徐玠固爭得免黜于池州數歲復召如初既贛禪代累遷樞密使宗亦淳謹自守而已初俞文正爲烈祖幕賓而宗及馬仁裕皆從給使至是宗出鎮江州文正猶爲九江巡官輒問宗曰馬押衙何在宗知其涼德笑曰馬相公出鎮浙西久矣文正嘗預公宴俛首詐曰下官飲量基局令公素知之座皆愕然而宗不之其寬厚類如此連歷將相奉法循理然貲產巨億儉嗇愈甚論者鄙之畱守東都以老病乞骸骨乃以司徒致仕周兵初起而宗卒宋齊丘撫棺

哭曰。君太能黠。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娶繼室。生二女。皆國色。繼爲國后。後靡之盛。冠于當時。

馬仁裕

馬仁裕。字德寬。北平王燧之後。遇亂。徙居彭城。世爲將。仁裕母方娠。夢人謂曰。北平來歸。及生。有紫氣滿庭。數歲。學兵書。若成誦然。初同周宗。給使烈祖左右。小心敏幹。署爲右職。烈祖移鎮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聞朱瑾之亂。馳白烈祖。卽日以州兵渡江。定亂。烈

祖得政。基於此也。以功拜左領軍將軍。烈祖以女妻之。是爲興國公主。出爲楚州刺史。入爲左金吾大將軍。烈祖受禪。遷潤州節度使。明年移鎮廬州。爲理寬簡。吏民便之。烈祖左右小臣貴達者。唯仁裕與周宗。爲親信。周宗後富。而仁裕常貧。宗力贊禪代之事。仁裕多就外任。無所關預。時人稱其長者。卒年三十九。子文義別傳。

嗚呼。貴賤時也。上下分也。君子知時之無止。知分之無常。則貴賤上下。吾何預焉。况生亂世。事偏國。易牛

衣以畫錦。起徒步。爲朱輪。達者觀之。特戲事爾。文正之抗周宗。豈足以識此哉。

何敬洙

何敬洙。幼爲吳將軍簡所養。簡性殘忍。左右過憊。鮮獲全活。敬洙暮與群兒戲庭下。有蒼頭取簡所愛端硯。戲諸僮曰。誰敢破此。群僮聳肩吐舌相視。敬洙厲色曰。死生有命。乃一擲破之。翊日簡責破硯之由。敬洙自陳。因壯其果敢。捨之勿殺。簡鎮鄂州。令相術董紹顏徧閱諸子。紹顏曰。諸郎皆善。然祿壽無及公者。

時敬洙侍側。指敬洙曰。此奇相也。可與公齊。簡由是益奇之。視如已子。及長。用爲軍校。敬洙軀貌短陋。而趨捷有力。簡卒。烈祖以爲金陵裨將。累遷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爲應援使。初至。以爲僻陋山郡。不當勞師。辭氣甚憤。查文徽開喻之。勢不可止。乃與邊鎬協心戮力。破西巖。延平。軍威大振。遂下建州。敬洙應受上賞。王建封爭之。以爲已功。敬洙於是推建封功第一。除敬洙楚州刺史。嘗從數人親出里巷。察人疾苦。吏之苛刻。無不知之。每坐廳事。與賓客譚宴。民有

白事者隨其所言親加剖析無不厭服會連歲出師楚州當供億之地民不知勞亦敬洙爲之節度也及移鎮鄂州稍自矜驕周師伐淮南元宗使敬洙移郭外居人入城爲備敬洙不從乃背城除地爲戰場曰職當効死於此安能閉門自困也元宗善之未幾召還都年老有足疾後主以其勲舊優禮之拜上將軍奉以上公之秩列門戟卒年七十七。

柴克宏

柴克宏吳功臣再用之子疏爽任義不拘小行以父廕爲郎將累遷龍武軍都虞候常與賓客博奕以聲酒爲務雖職當偏將而未嘗言兵時皆以爲非才故久不遷亦不屑意淮甸兵起越人寇常州以克宏爲撫州刺史克宏上書乞從軍効用元宗善之使帥師救常州時精兵皆在江北克宏將老弱數千介冑朽蠹入白樞密副使李徵古曰今以羸兵赴難器甲當得堅利者此色何用徵古素輕其爲人因慢罵遣之衆皆憤怒而克宏怡然進及京口徵古使召還以朱業代將克宏不從至常州徵古又使召之克宏曰吾

刻日破敵爾來召我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告以李
樞密之命克宏曰李樞密親來軍容在我况其使乎
遂斬以徇常州有隋末陳果仁祠果仁見夢於克宏
曰吾與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突越兵克宏
繼之大敗越人俘馘甚衆克宏奏封果仁爲武烈大
帝賊走朱業方至克宏善遇之以功拜江州節度使
復請北出來未下而發瘍卒克宏嘗爲宣州巡檢使
宣州城隍不修戰守無備問其故吏云自頃年田頔
李遇繼叛後爲宣州者無復爲兵備克宏大笑曰時
移事異安有此理卽善修守禦之備不日完緝明年
越寇至郡人安之

劉崇俊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金事吳有功爲濠州
刺史振威名於境上世典濠梁崇俊弱冠嗣父仁規
位爲濠州刺史仁規苛酷崇俊初立頗務仁惠數年
之後亦漸專恣不拘文法多蓄無賴輩使之過淮剽
掠鄉邑獲美婦良馬以自奉雖然郡中畏憚政亦甚
理嘗招集騎士得數百人則被以精甲貢于金陵以

幸恩寵俄升濠州爲定遠軍。遂拜節度使。其子節尚元宗女太寧公主。會壽州姚景死。崇俊重賂權要。求兼領壽州。元宗佯不認其意。乃移鎮壽州。而使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卒年四十。

王崇文

王崇文字光福。吳功臣綰之子。性重厚儒雅。博綜經史。少爲軍校。小心敏幹。尚烈祖妹廣德公主。出爲歙吉二州刺史。吉州民多爭訟。古稱難治。崇文奉法循

理。無所侵撓。吏民便之。遷虔州節度使。初平建州。崇文鎮之。卽日安輯。人忘其亂。三十年間。出領藩鎮。入掌禁兵。官至使相。常褒衣博帶。與士大夫譚宴風度。夷曠時人親重之。福州之役。迫於君命。雖爲大將。上則陳覺輩專恣。下則王建封。劉從効跋扈。崇文不能制。及師潰。元宗歸罪於陳覺。馮延魯。而崇文及諸將皆弗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爲神武侍御統軍。復出夏口。其治皆如初。後主卽位。崇文手疏時宜政體。備陳箴誨。加中書令。未拜而卒。

邊鎬

邊鎬不知何許人也。事烈祖累遷通事舍人。保大初年。張遇賢爲營屯諸軍都虞侯。查文徽出師建州。鎬率洪州屯兵。與之俱行。遂下建陽。尅建泉汀漳等州。諸將皆爭功。而鎬獨不言。人以此多之。拜鎬信州刺史。八年。馬希萼入潭州。楚國大亂。命鎬以州兵如界上。覘楚。九年。鎬率所領出宜春。遂討長沙。破其軍於龍回關。希萼希崇相繼送款。鎬盡遷馬氏之族歸于金陵。以功拜湖南節度使。鎬性柔懦。御下無法。初平

建州。民所尅獲。唯以全活爲務。閩人德之。號邊羅漢。及尅湘潭。市不改肆。楚人益喜。號邊菩薩。旣而政出多門。荏苒無斷。人皆失望。遂號爲邊和尚。由是用事者。以尅楚爲功。不欲取費於國。乃重斂於楚。鎬不能振撫。楚人多怨。及劉言破益陽。乘勝攻長沙。鎬不能守。挺身宵遁。將吏皆奔潰。元宗削鎬官。流饒州。未幾復用。世宗伐淮南。遣鎬帥師出拒周兵。及朱元叛。鎬與許文縝皆被擒。

南唐書卷十一終

南唐卷十二

列傳第七

盧文進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先降。拜蔚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于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後勁兵數千人。山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為亂。文進有女少而美。存矩

求爲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心常歎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尅。攻武州又不尅。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卽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善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能自安。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姚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于烈祖。烈祖遣祖全恩以兵二千陣于安陸。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

將行也。從數騎至營中。別其裨將李藏機等。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拜爲訣。烈祖以文進爲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絁。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強。同光中。契丹數以輕騎出入塞上。攻掠幽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斤堠。常苦抄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及其來奔。始晦迹。務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

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入爲武衛上將軍。以病卒。初文
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塹。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
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
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反復
南北。終無挫衄焉。

李金全

李金全。其先出於土谷渾。金全少爲唐明宗廝養。以
驍勇善騎射。常從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龍武
節度使。務爲貪暴。罷歸。獻馬百匹。居數日。又獻。明宗

謂曰。卿患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
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徒鎮橫海。久
之。罷爲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使王暉。殺
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招
暉。許爲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
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
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西走。爲從進兵所
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
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貨。因擒其將武克和。

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耶？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持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晉高祖不能詰，卽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爲多不法。晉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臣。爲選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已而不遣。」金全客麗，令圖諫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有大功，晏球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及頒賜所俘物，仁沼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鳩仁沼。天福五年夏，晉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寃。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送款于烈祖。」晉高祖發兵三萬，授馬全節討之。烈祖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帥師迎之。金全來奔，行至泌川，引領北望，涕泣而訣。承裕入安州，大捷而還，爲晉兵所攝，大敗我師于馬黃谷。承裕戰死，烈

南唐書 卷十二 四
祖以金全爲天威統軍。遷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反。乞兵于金陵。金全與查文徽等出師。沔陽。諸將銳于進取。金全獨以爲遠不相及。乃止。保大九年。以金全爲大將。耀兵淮上。方與諸將會食。候言澗有羸兵數百。欲掩之。金全不許。曰。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旌旗蔽日。金鼓聞數十里。金全曰。適可與戰乎。及歸。語人曰。吾得全軍而還。爲功大矣。其後不復用。卒于鎮。

王彥儔

王彥儔。上蔡人也。少爲本郡軍校。同光末。諸郡皆亂。同輩六人告彥儔曰。天下紛紛。能者先立。我輩空自困。可相與起事。彥儔給曰。吾當宿直。爾以兵入。吾爲內應。是夜六人果至。彥儔伏劍盡斬之。呼刺史曰。彥儔巡警無狀。姦盜竊發。幸伏其罪矣。請公親出以安衆。刺史出。彥儔又斬之。自領州事。衆不附。遂來奔于吳烈。祖以爲都押衙。累遷和州刺史。入爲天威統軍。彥儔自以發迹。凶亂。于是小心勤恪。烈祖善之。親至其家拜其父。及烈祖受禪。拜池和節度使。時給事中

常夢錫左遷池州幕府。彥儔待之盡禮。人稱其有識量焉。

林仁肇

林仁肇建陽人也。剛毅有膂力。姿質偉岸。文身為虎兒。因謂之林虎兒。事閩為裨將。閩亡。潘承祐薦之。署為軍校。周世宗征淮甸。仁肇將偏師出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斬獲甚衆。遂破濠州水柵。以功授淮南屯營應援使。周人據正陽浮橋。以為糧道。仁肇率敢死士載芻藁。舉火焚橋。逆風火弗及。熾合戰不克。仁

肇殿而退。周附馬都尉張永德猿臂善射。發無不斃。追仁肇射之。矢至仁肇。輒格去。永德驚曰。彼有人焉。未可逼也。及割地。拜潤州節度使。移鎮武昌。會李重進以揚州叛。朝廷討平之。而淮南諸郡所守各不過千人。仁肇密說後主曰。中原承衰亂之後。前年征蜀。今取交廣。還往數千里。兵必罷弊。請假臣兵數萬。北渡直抵壽春。分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粟。復取淮甸。勢如轉丸。仍乞臣起兵之日。聞于北朝。言臣據兵竊叛。事成歸國。否則請族臣家。以明陛下之無

貳後主驚曰爾無妄言宗社危矣乾德三年以仁肇
爲洪州節度使畱守南都仁肇素出于偏伍雖在將
帥之位常與士卒均食同服以故多得士心又與皇
甫繼勳朱令贇輩不協因搆仁肇求援皇朝欲自王
江西後主潛使人鳩之仁肇少有風疾口氣頗臭醫
工云肺掩不正及遇鳩而家人訝其不臭翌日卒初
仁肇見知于陳喬喬曰令仁肇將外吾掌機務國雖
迫蹙未易圖也及仁肇死喬歎曰事勢如此而殺忠
臣吾不知其死所矣

此爲喬
死張本

陳誨

陳誨建安人也始生數月足勁能履其父異之因小
字阿鐵及長趨捷有勇又呼爲陳鐵事王氏有戰功
建州被圍誨數出挑戰唐兵多苦之及城陷爲王建
封所獲將殺之誨走自歸查文徽文徽禮之復以爲
將使領兵招懷散亡文徽數表其能閩人潘承祐亦
薦之授利州刺史破馬先進以功拜建州節度使委
以南方之事誨繕修守備郡政無斁周師伐淮甸誨
遣其子德誠率師赴難壽春之役諸將多逗撓唯德

誠力戰未嘗挫衄師還拜德誠和州刺史誨由是恩寵日加改其軍名忠義以旌之諸子皆至顯職在鎮十年以疾求罷乃以其弟劔州刺史謙爲留後召誨還都疾甚後主親往視之未幾卒

申屠令堅

申屠令堅山東人也無賴好博奮力絕人晉漢之間爲盜犯法械送京師未至謂守吏曰吾不死則爲健卒囚市酒爲訣守者皆醉令堅破械逃去保大七年附賊帥咸師明來歸起卒伍累遷偏將淮甸兵起出援壽春與林仁肇同破城南大寨左右奮擊前無勁敵遂復濠州以功授神衛軍都虞候後主卽位常掌親兵開寶五年除吉州刺史委以邊務頗有節制後主歸于京師委諭順命令堅私約袁州刺史劉茂忠不降未發而令堅卒

南唐書卷十三

儒者傳上第八

嗚呼。西晉之亡也。左衽比肩。雕題接武。而衣冠典禮。會于南史。五代之亂也。禮樂崩壞。文獻俱亡。而儒衣書服。盛于南唐。豈斯文之未喪。而天將有所寓歟。不然。則聖王之大典。掃地盡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見于載籍。燦然可觀。如韓熙載之不羈。江文蔚之高才。徐鉉之典瞻。高越之華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價于一時。而徐鉉。湯悅。張洎之徒。又足以爭名于

天下其餘落落不可勝數。故曰江左三十年間。文物有元和之風。豈虛言乎。作儒者傳。

韓熙載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也。弱冠擢進士第。同光末。北海軍亂。推熙載父光嗣爲畱後。明宗卽位。平北海。光嗣見殺。熙載來奔于吳。放蕩嬉戲。不拘名節。里民趙氏女有美色。熙載娶爲正室。連補和常。滁三州從事。亦晏然不介意。烈祖受禪。除祕書郎。輔元宗于東宮。熙載譚笑而已。不預世務。及元宗卽位。拜虞部員外

郎。史館脩撰。于是始言朝廷之事。所當條理者。前後數上。又吉凶禮儀。不如式者。隨事舉正。由是宋齊丘之黨大忌之。烈祖山陵。元宗以熙載知禮。遂兼太常博士。時江文蔚判寺。所議雖同。而謚法廟號。皆成于熙載之手。旣葬。遷知制誥。熙載性懶朝直。多闕。爲馮延巳劾奏。罷其職。陳覺等喪師南閩。特赦不誅。熙載上疏請置于法。元宗手札敦諭。而宋齊丘大怒。乃誣以醉酒披猖。黜爲和州司馬。其實熙載生平不能飲。久之徵爲虞部郎中。史館修撰。拜中書舍人。制誥典

雅有元和之風。建鐵錢之議。遷兵部尚書。既而錢貨漸弊。頗亦自悔。奉使中原。爲感懷詩三章。署于館壁。云。未到故鄉時。將爲故鄉好。及至親得歸。爭如身不到。日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蕭蕭旅館秋。歸來牕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花中舊居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前頭擁將去。又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金風吹我寒。秋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或問江南何不食剥皮羊。熙載對曰。江南地產羅紈。故爾

時皆不喻。迨熙載去。乃悟。使追之不及。中原使至。熙載接伴。給曰。老夫竊觀吾子音容氣貌。一若先德。況忝世舊。故不可跪。使者因拜之。熙載才名遠布四方。建碑表者。皆載金帛。求爲之文。而常俸賜賚。月不下數千緡。廣納儒生。苟有才藝。必延致門下。以舒雅之徒。爲門生。高第凡數十輩。由是所用之資。月入不供。及奉使臨川。借官錢三十萬。所司以月俸預納。熙載上書訴之。云。家無盈日之厨。野乏百金之產。累數百言。後主批其奏云。言僞而辯。古人惡之。熙載俸有常。

秩錫賚尚優。而謂厨無盈日。無乃過歟。命有司放免。逐月所刻料錢。仍賜內庫絹百疋。綿千兩。以支時服。熙載上謝。御批其畧曰。水火相濟。日月無私。旣示其瑕疵。又憐其憔悴。免逋欠。使資于昏旦。賜綿絹。令禦其風霜。神造雖洪。粉身未報。熙載畜女樂四十餘人。不加檢束。恣其出入。與賓客聚雜。後主累欲相之。而惡其如此。乃左授右庶子。分司于外。入朝辭。復上表乞住闕下。其畧曰。朽作無生之骨。猶思仰慕于聖賢。生爲萬物之靈。寧使困窮于終老。竄凝象闕。心滯金門。程限至終。炎蒸漸盛。重念臣向化將踰于四紀。扞誠已歷于三朝。無橫草之功。可資于國。有滔天之罪。見絕于時。陛下以無爲之心。示好生之德。雖一命已寬于時宥。叨感深仁。而再遷欲赴于遐征。轉資陰德。今則羸形愈憊。壯志全消。老妻對面而呻吟。稚子環牀而號哭。勁風振樹。豈得長寧。逝水朝宗。不堪永訣。表上未報。于是盡出羣婢使之。卽散。後主乃喜。遂以爲祕書監。羣婢俄集如初。後主笑曰。吾于今乃知卿之心矣。復上書極陳時政。論古今之得失。書曰。皇極

要覽贈中書侍郎。開寶三年病卒。年六十三。後主深痛惜之。以爲不得熙載爲相。欲追贈之。前代有此否。潘佑以謂晉。晉稷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卽其事也。乃贈熙載平章事。謚文靖。葬梅。顧崗。謝安墓側。命集賢殿學士徐鉉集其遺文。藏之書殿。熙載才高氣逸。無所卑屈。舉朝未嘗拜一人。初嚴續請熙載撰其父。可求神道碑。欲苟稱譽。遺珍貨巨萬。仍輟未勝衣。歌妓姿色纖妙者歸焉。熙載受之。文旣成。但叙其譜裔品秩而已。續慊之。封還熙載。熙載亦卻其贈。上寫一闕

于泥金帶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畱取樽前舊舞衣。宋齊丘自署碑碣。每求熙載寫之。熙載以紙塞鼻。或問之。對曰。文臭而穢。喜提獎後進。每見一文。可採者。輒自繕寫。仍爲播其聲名。善譚論。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分書及畫名重。當時見者以爲神仙中人。

江文蔚

江文蔚字君章。許人也。長興中舉進士。爲河南府巡官。避權勢。有高才。與韓熙載名相上下。而熙載不持

檢操文蔚既擅價一時。又勵行義。自爲郎時。南唐禮儀草創。文蔚撰述。朝覲會同。祭祀宴饗。禮儀上下。遂正朝廷紀綱。烈祖殂。元宗以文蔚知禮。宜董治山陵事。除文蔚工部員外郎。判太常寺。以議葬禮。于是烈祖山陵制度。皆文蔚等裁定。既葬。以文蔚遷居諫職。以熙載遷知制誥。論者美之。以爲各當其任。文蔚之居諫職。秉心貞亮。不容阿順。每將言事。必多左遷。時宋齊丘。陳覺。馮延巳。魏岑。皆以容悅得用。人情不平。及宋齊丘拜爲諫議大夫。而延巳爲相。魏岑亦居近

密。文蔚上表其言曰。二公移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表既上。而元宗惡其大言。黜爲江州司士。延巳亦罷相。出鎮臨川。岑猶在職。未幾。延巳自臨川再入相。宣內制畢。拜恩闕下。百寮皆言曰。白麻甚嘉。猶不稱文蔚表爾。其直言見重于時者如此。後事

高越

高越。燕人也。少舉進士。清警有才思。文價藹于北土。時威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而慧。善屬文。時稱女學士。越聞而慕焉。往謁文進。文進以妻之。晉高祖

即位。文進南奔。越與之俱來。初投鄂帥張宣。久不見。知越以鷹詩誚之曰。靖空不礙。摩天翮未肯。平原淺草飛。遂至廣陵。烈祖愛其詞學。時齊國立制。凡禱祠燕餞之文。越多為撰之。烈祖受禪。累遷禮部員外中書舍人。保大中。諸將取潭衡。舉朝稱慶。越謂潭衡一時之凶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善守為難。既而進兵于衡。遂殺子建。期進攻潭州。邊鎬遯歸。諸郡皆降。舉無遺策。是時越與江文蔚俱以辭賦知名。故江淮士者。品論人物。皆以越為首稱。舊史多亡

孫魴

孫魴。字伯魚。性聰敏。好學。唐末都官員外郎鄭谷。避亂歸江淮。魴從之遊。故其所吟詩。頗有鄭體。及吳武王據有江淮。文雅之士駢集。遂與沈彬。李建勳為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嘗與彬議。時魴不在席。以魴詩詰之。彬曰。此非有風雅製度。但得人間煙火氣。多爾魴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然而謂得人間煙火氣。何耶。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襍蒼虬跡。坐久煙消。寶鴨香。非鑪上作。而何。闔座大笑。金山寺題詠。衆因

稱道。唐張祐有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欲和衆皆閣筆。魴復吟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懸倒影。鍾磬隔囂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題詠處。流響更無人。時人號爲絕唱。有詩百篇行于世。烈祖召見。授宗正郎卒。

嗚呼。居田里中。而妄意天下者。士之志也。昔賈誼欲係單于之頸。遠羈南越。未必踐言。而志之所尚。豈易量耶。韓熙載初與李穀相善。及熙載南奔。穀送至正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淮用吾爲相。當長驅以

南唐書卷十四

儒者傳下第九

劉洞

劉洞。廬陵人也。少遊廬山。學詩於陳貺。精思不懈。至浹日不盥。貺卒。猶居二十年。詩長於五言。自號五言金城。後主卽位。詣金陵獻詩百篇。後主覽其首篇。石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掩卷爲之改容。不復讀其餘者。洞羈旅二年。俟召不報。遂還廬陵。與同門夏竦松相善。陳

貺嘗謂已詩埒賈島。洞亦自言有浪仙之體。恨不得與之同時言詩也。虔州陳德誠尤重其詞學。及金陵受圍。洞爲詩署于路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鬪憶潘郎章奏內。陰陰日暮淚沾巾。初潘佑表云。家國陰陰。如日將暮。洞以譏之。開寶八年卒。其遺集行于世。

江爲

江爲。其先宋州人。避亂建陽。遂爲建陽人。遊廬山白鹿洞。師事處士陳貺。居二十年。有風人之體。時金陵

初復。唐制以進士取人。爲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南遷。駐于寺。見其詩。稱善久之。爲繇是傲肆。自謂俯拾青紫。乃詣金陵求舉。屢黜于有司。爲怏怏不能自己。欲束書亾越。而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爲嘗吟隋堤柳詩云。錦纜龍舟萬里來。醉鄉繁盛忽塵埃。空餘兩岸千株柳。雨葉風花作恨媒。盛傳于時。

汪台符

汪台符。歙州人。能文章。通古今。有王佐才。聞烈祖移

鎮金陵台符上書陳民間利害十餘條大率以富國
 阜民為務烈祖善之而宋齊丘疾其才高屢為詆訾
 台符繇是不平齊丘始字超回台符貽書謂曰聞足
 下齊大聖為名超亞聖稱字齊丘大慚改字子嵩因
 使親信誘台符乘舟痛飲推沉石城蚶蚶磯下昇元
 中限民田物畜高下為三等科其均輸以為定制又
 使民入米請鹽貨鬻有征稅舟行有力勝用台符言

史虛白

史虛白山東人世儒學與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

原多事遂因熙載渡淮聞宋齊丘總相府事虛白放
 言曰彼可代而相矣齊丘欲窮其伎因宴寮屬而致
 虛白酒數行出詩百詠俾賡焉恣女奴玩肆多方撓
 之虛白談笑獻酬筆不停綴眾昉大驚及見烈祖說
 之曰今據江淮摘煮山海人民豐阜咸洛之地陛下
 之先業世亂久矣人思舊德反旆長驅易若屈指烈
 祖雖善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隣境未暇北顧乃署
 郡從事虛白恥其初言之失意頗不平遂南遊廬山
 以詩酒自娛元宗即位韓熙載薦之召見問為治之



理。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于殿。陞元宗曰。真處士也。賜田五頃。遣還。及畫江為界。虛白為割江賦。以諷云。舟車有限。汭汀島。以俱。閑魚驚無知。尚浮游而不止。元宗南遷。至星子渚。復召至。問處士隱居有所得乎。對曰。臣得漁父一聯云。風雨撥却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久之。復賜粟帛。遣歸卒于家。年六十七。

郭昭慶

郭昭慶。其先為廬陵禾川人。父鵬。保大初進士。官至

大理司直。或告故南平王鍾鐔夫人與僧通姦。大理卿蕭儼案法議徒。鵬曰。法之行自貴者始。遂曲法誅之。人皆以為冤。會宋齊丘得罪。鵬坐黨免官。卒。昭慶博通經史。擬元經。作唐春秋三十卷。著治書五十篇。皆引古以勵今。獻之為左右所沮。俾就舉進士。昭慶不平。復上書曰。臣所述皆先聖之遺旨。以懲勸褒貶。為任。其餘摘裂章句。補綴雕蟲。臣自少恥而不為。因得召對。補楊子尉。不受。復歸禾川。邑宰覽之。修謁往。侯昭慶不與之見。宰銜之。會閱編戶。乃籍昭慶為新

擬軍昭慶復走金陵再獻經國治民論各十餘篇大抵皆指述池州采石堤要害備禦之處及東海隅可以拓之之畧後主覽而悅之遂署爲著作郎常以才名自居然朝無引援久之不遷開寶歲貢方物牋表及使命廷勞燕餞之辭一出於昭慶皇朝諸公亦推其辭藻徐鉉徐鍇尤嫉之鍇前通謁而不署名銜昭慶怒乃詬而擲之繇是有隙昭慶之居與客將李師義爲鄰而師義與鍇爲姻姪鍇因令師義召昭慶飲潛置鴆于酒昭慶飲之不疑詰旦入朝及階而仆扶出遂絕諸竅皆出血昭慶前所獻治書內有禁絕三篇多天文孫吳之術及經國論等皆行于世唯唐春秋爲鉉鍇所匿

康仁傑

康仁傑泉州人也少祝髮爲僧喜儒學頗自勵因遊江淮會陳德誠出次池陽仁傑以詩投之有紅旆渡江霞蘸水青虵出篋雪侵衣之句德誠勉令就仕乃薦仁傑于執政者仁傑易儒服至金陵會羣公旬沐宴昇元閣仁傑造席和登閣詩有雲散便凝千里望

南唐書 卷一四 五
日斜長占半城陰之句。座皆大驚。後主聞之。問左右曰。仁傑如何人。或對曰。亦詩中苦吟者也。然其遠人慕化而至。宜姑息而已。時陳洪進據漳泉。遂召問其風土民俗。仁傑對荅無滯。仍獻所業。授鄂州文學。補溧陽簿。考滿出。吉州括量屯田。仁傑視肥磽。稽田疇。無不允當。性循素儉。門無私謁。其所進待。乃儒生名士吟噓。終日曾不少怠。晚年彌苦其志。嘗以詩召嘉禾峯僧云。只在此山寧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皆稱善。入授汾陽令。及金陵敗。仁傑亦卒。

伍喬

伍喬。廬江人也。性嗜學。以淮人無出已右者。遂渡江入廬山國學。苦節自勵。一夕見人掌自牖隙。入中有讀易二字。倏爾而却。喬默審其祥。取易讀之。探索精微。迨數年。山下有僧夜夢人指大星曰。此伍喬星也。僧與喬初不相知。達旦入國學訪問。得喬喜甚。勉之進取。喬以匱乏告。僧輒罄橐予之。喬出與郡計。明年春試。畫八卦賦。霽後望鍾山詩。是歲同試數百人。初中有司之選者。必延之陞堂。而加慰飲焉。先是宋貞

觀登坐。張洎續至。主司覽程文。遂揖貞觀南坐。而引洎西首。酒數行。喬始上卷。主司讀之。驚嘆。乃以貞觀處席北。辟洎居南。登喬爲賓。首覆。考榜出。喬果第一。洎第二。貞觀第三。時稱主司精於衡鑑。元宗命勒喬程文于石。以爲永式。署宣州幕府。考滿。遷考功郎。卒于官。

周彬

周彬。和川人也。杜門讀書。不治產業。其妻讓曰。君家兄弟。皆力田畝。以致豐美。而獨不調玩。故紙以自困。寧有益耶。彬笑曰。耕田不如耕道。非兒女子所知也。聞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彬因獻所習烈祖善之。禪代之後。制庭草創。無取士之科。會有事于南郊。彬著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衛巡官。元宗與壽王景遂。貽書交辟。置之門下。賜予頗優。告歸省母。以所得金玉繒幣。陳列于庭。彬顧其妻曰。伯叔田畝孰愈。妻曰。此男子之事。非婦人所能知。彬素鄙於鄉里。至是猶有嫚言者。親友以告彬。笑曰。昔魯人俚孔子謂之東家丘。况庸人乎。授大理司直。以母憂

南唐書 卷一百一十四
歸。莖。謁。禾。川。令。直。造。其。廳。署。令。詰。之。曰。君。雖。朝。省。直。寮。其。如。桑。梓。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歸。令。于。茲。有。如。白。日。服。闋。詰。建。康。以。前。官。出。宰。禾。川。前。令。覲。顏。而。去。為。政。廉。平。鄉。里。率。化。有。爭。訟。者。以。理。和。解。之。秩。滿。邑。人。詣。郡。乞。留。連。任。七。考。累。遷。尚。書。郎。卒。于。官。

夏寶松

夏寶松。廬陵吉陽人也。少學詩於建陽江為為羈旅。卧病寶松躬嘗藥餌。夜不解帶為德之。與處數年。終就其業。與詩人劉洞俱顯名于當世。百勝軍節度使陳德誠以詩美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蓋劉洞嘗有夜坐詩。最為警策。而寶松有宿江城詩云。鴈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又曉來羸驥依前太。目斷遙山數點青。故德誠紀之。其為當時延譽。類如此。晚進儒生。求為師事者。多齎金帛。不遠數百里。輻輳其門。寶松黷貨。每授弟子。未嘗會講。唯背帛稍厚者。背眾與議。而給曰。詩之旨訣。我有一葫蘆。見授之。將待價。繇是多私賂焉。

徐錯

徐鍇字楚金。與兄鉉同有大名於江左。鍇第進士。累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鉉鍇兄弟俱參近侍。而其文相軋。議者方晉之二陸云。鍇著質論十餘篇。後主札批其首。後主文集復命鍇為序。君臣上下互為賁飾。儒者榮之。鍇以開寶八年卒于金陵圍城中。卒之踰月。南唐亡。

鉉畧附歸明傳

南唐書卷十四終

南唐書卷十五

隱者傳十五

嗚呼古之所謂隱士者。道德足乎已。而時命大謬。則泊然自適於性命之真。而非違物離人以為高也。物與人莫為之累而已矣。此伯夷叔齊。朱張柳下惠之徒。所以有德於天下後世也。自秦漢而下。士之隱者。雖不足以語此。而前史載之詳矣。南唐之士。僅可觀者。敘次于左。作隱者傳。

江夢孫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也。博綜經史。儒行高潔。烈祖輔政。辟置門下。薦爲秘書郎。久之。夢孫自陳迂儒。無所裨益。且平生讀書。意在施惠於民。而後已。因求一縣。以自効。烈祖曰。縣邑非所以優賢者。不許。固求之。乃補天長令。烈祖召之。從容示以誥。指庭下地曰。今日受此。明日卽趨走於彼矣。如何。夢孫曰。苟遂素志。無恤其他。乃授之。至縣。吏告曰。正廳甚凶。前令居之。鬼怪畢見。請陳設便廳。夢孫固不可。曰。長吏不居正廳。非禮也。禮上之夕。若數十人。傾倒几案。叫嘯甚喧。夢孫從容整衣冠。呪曰。夢孫爲縣令。合居此廳。爾爲鬼神。應有祠宇。丘墓安得爭此。卽命復陳設如初。自此寂然無患。後人安之。其治以簡易仁恕爲事。邑人大悅。踰年。稱疾求歸田里。躬勤耒耜。事繼母甚謹。每晨夜具潔服。問安侍膳。訖乃集諸生講禮。朝廷累召不起。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沈彬

沈彬。筠陽高安人。讀書能詩。屬唐末亂離。南游湘湖。隱于雲陽山十餘年。與僧虛中齊已爲詩侶。迄不遇。

世乃歷名山治方術。烈祖鎮金陵。命所屬郡縣辟致之。彬知其欲取吳國。因獻畫山水詩云。尺素隱清輝。一毫分險阻。授校書郎。入輔吳世子璉於東宮。未幾乞罷。以尚書郎致仕。禪代之後。絕不求進。高安士人多爲給其粟帛。元宗南遷。彬年踰八十。詣南昌求見。曰。臣自處山野。世事不預。臣妻謂臣曰。汝主人郎君。今爲天子。冀接清光。歿且不朽。元宗優禮待之。賜粟帛遣還。署其子元爲秘書省正字。彬尤工詩。而未嘗喜名。如再過金陵詩云。玉樹歌終王氣收。鴈行高送石城秋。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斜陽伴客愁。又都門送客詩云。岸柳蕭疎野荻秋。都門行客莫回頭。一條灞水清如劍。不爲離人割斷愁。皆盛稱於士大夫。惜乎簡編散失。不得見其全集。彬學方外之術。迄無所異。唯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歿葬此。及彬卒。發之。得石槨。一上有篆刻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槨一所。因就葬焉。

陳貺

陳貺。南閩人。性沉澹。志操古朴。而不苟於仕進。一臥

廬山三十年。學者多師事焉。元宗以幣致之。布裘鹿
鞞。進止閑肆。因獻景陽臺懷古詩云。景陽六朝地。運
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沉遠慮。花
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元宗稱善。欲授
以官。既固不受。賜粟帛。遣還舊隱。卒年七十。

陳陶

陳陶世居嶺表。以儒業名家。陶挾冊長安。聲詩曆象
無不精究。常以台鉉之器自負。恨世亂不得逞。昇元
中至南昌。將詣建康。聞宋齊丘秉政。凡所進擢。不愜
士論。自料與齊丘不合。乃築室於西山。日以詩酒爲
事。會宋齊丘出鎮南昌。陶志不屈。而齊丘亦不爲之
薦辟。陶作詩自詠曰。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閑釣五
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陶少與水
部員外郎任晄相善。嘗以詩貽之云。好向明朝薦遺
逸。莫教千古弔靈均。元宗雖聞其詩名。而未及召之。
會有星孛。陶歎曰。國家其幾亡乎。既而果失淮甸。陶
所居幽邃。性尤嗜鮮。元宗南遷。至落星灣。欲有所問。
而恐陶不盡言。因僞使人賣鮮至陶門。陶果出啗鮮。

喜甚。賣者曰：官舟抵落星矣。翁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至南都，未幾殂。不還之說果驗。陶後以修養煉丹爲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疎。又云：長愛真人王子喬，五松山月伴吹簫。任他浮世悲生歿，獨駕蒼龍入九霄。又題徐穉亭詩云：伏龍山橫洲渚地，人如白蘋自生歿。洪崖成道二千年，唯有徐君播青史。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嘗見一叟，角髮被褐，與老媪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鮮對飲，旁若無人。旣醉，行舞而歌曰：藍採禾，藍採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爲陶之夫婦云。

許堅

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恠。或寓廬阜白鹿洞，桑門道館，行吟自若。幘巾芒屨，短襪至胛，亦無齋裝。唯自負布囊，常括不解。每沐浴，不脫衣。就浴澗，出而曖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晝亦常參列人自昧之。爾其可裸裎乎？癖嗜魚，或得大魚，則全體而烹，不加醯鹽，熟卽啗之。遊溧陽下

山寺吟詩曰地枕吳溪與越峰前朝恩賜雲泉額。南唐

以大唐為前朝竹林層建鴈塔高石室幽棲幾禪伯荒榛蕪

沒蒼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說二林落日

猿啼情脈脈後或居茅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人不

能測舊與樊若水相善若水北度後因轉輓于江南

遇堅于簡寂觀勉之以仕則輦蹙不答堅嘗至陽羨

人不之識一日涉西津凌波闊步若平地然衆昉神

之不知其所在云

毛炳

毛炳豐城人也好學不能自給因隨里人入廬山每

與諸生曲講苟獲貲鏹即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

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

升炳聞之小哂而已自後或遊螺川諸邑遇酒即飲

不醉不止嘗宿于酒家大醉悞坐爐灰主人出之翌

日尻痛炳疑因酒乖忤遭其笞撻訊之乃知又嘗醉

于道旁有里首張谷掖之而起炳瞑目曰起予者為

誰對曰張谷也炳呵之曰毛炳不干於張谷張谷不

學於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醒醉之道兩者固殊

南唐書 卷十五 六
安用掖爲復呵之曰汝可速去無撓予臥由是人頗
重之是真全於酒者也後聚生徒數十講誦於南臺
山迨數年自署于齋壁云先生不在此千載只空山
因大醉一夕卒有詩集傳于世

顏詡

顏詡魯郡公真卿之後唐末徙居木川詡少孤兄弟
數人事繼母以孝聞雅辭翰謹禮法多循先業迨末
年一門百口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敦睦子姪二
十餘人皆服儒業每延賓侶寓門下者常十數詡晨
暮延揖飲饌燕笑未嘗不躬自接對雖遇姻戚冲孺
亦爲之冠帶盡禮就所居第依泉石築庭榭開軒四
敞則碧鮮叢遶翠微環列蕭爽之趣杜絕塵囂水部
員外郎孟賓于嘗以詩美之云園林蕭爽聞來久欲
訪因循二十秋此日開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
又司農卿何蒙殿中丞蒯鼈史館孫伯純各爲詩序
以述爲幽隱詡聞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嘗面責手
寫韋昭博奕論署于屋壁使之自愧家人未嘗見其
喜愠初季父非理據鄉人桑請邑求治令尹下詡評

之。詔償以已緡。其訟遂止。卒年七十餘。

鄭元素

鄭元素京兆華原人也。少習詩禮。避亂南遊。隱居于廬山青牛谷。高臥四十餘年。採薇食蕨。絃歌自若。搆椽剪茅於舍後。會集古書。殆至千餘卷。元素溫韜之甥也。自言韜發昭陵。從堦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歿。元素得之爲多。

南唐書卷十六

義歿傳上第十一

嗚呼。大哉君乎。猶天之覆焉。猶地之載焉。天地以爲籠。而東西南北。鬼方殊域。無出於天地之度內。則君臣之義。孰可逃哉。此事君者。無適而非君也。且人情莫不喜安存。而惡危亡也。及以身事人。而與君同戚。則由是而循義。由是而歿節。將以終吾身而已。又豈偷生忍恥。以獲罪於天下。後世歟。禮曰。大夫歿。衆士。歿制。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此君臣之義盡矣。雖

然仕以行道而致君爲堯舜。躋時爲太平者。君子之所欲也。所欲者不可必得。則不擇地而安之。不臨難而免之者。亦所以行吾道也。故唐虞之際。君臣都兪於廟堂之上。則所謂守節循義者。存之而弗試。不幸罹於亂世。而人君戚戚於憂勞之地。則上焉學士大夫。下焉武夫悍卒。披肝瀝膽。夷險一節。忠義皎然。貫諸白日之上。是亦衰世之意也。魏鄭公所以願爲良臣。而不願爲忠臣者。可謂有意於致君矣。嗚呼。三代而下。縉紳先生。多能言之。五代之際。霸據角立。君無世臣。臣無定主。而視神器爲蘧廬。則士之全節者無幾。劉仁贍之守孤城。孫晟之不負永陵一坏土。與夫張彥能。皇甫暉。孟堅。陳喬。劉彥貞。朱令贄。胡則之徒。雖非蹈道有足稱者。作義死傳。

劉仁贍

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吳武王。爲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頗通兵法。事烈祖。爲左監門衛將軍。黃袁二州刺史。拜武昌軍節度使。平楚之役。仁贍以舟師克巴陵。撫

納降附人皆悅集入掌親軍出鎮壽州先是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守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為境上無事虛費糧用悉罷之仁贍以為不可未及報而周師猥至郡人皆恐仁贍神氣閑暇部分守禦有若平常羣情乃安五代史周師先至而後以仁贍守壽州此先除仁贍而後周師至據江南錄野

錄遺事別錄皆與此同當以此書為是彥貞輩不用其言以至喪敗故

仁贍軍令益信用周饒計破城南大寨尅獲甚衆仁贍按兵城守世宗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

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砦入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為唐兵所焚周兵多歿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為廬壽都招討使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為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淮兵大敗諸將多見擒而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經舒州周祚泰州方訥

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江南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江南使者孫晟等至城。喻仁贍降。晟望城中。改其辭呼曰。無隳臣節。援兵卽至矣。仁贍於是城守益堅。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喘喘垂死。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歎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世宗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田各一區。元宗聞仁贍卒。哭之慟。及贈太師。焚其誥曰。魂兮有知。鑒周惠邪。歆吾命邪。夜夢仁贍拜墀下。若受命然。壽州故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孫晟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工於詩。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爲妖。以杖驅出之。易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爲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來奔于吳。時烈祖輔政。多招四方之士。得晟甚喜。晟爲人口喫。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風生。聽者忘倦。烈祖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相。元宗晟輕延巳。爲人嘗曰。金碗玉杯。而盛狗屎。可乎。晟事烈祖元宗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周世宗征淮。元宗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滁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答。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答。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

南唐書 卷一百一十六
言唐願割壽濠楚泗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山川益急。謨等曰。願陛下寬國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江南。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宏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元宗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州。兵所得揚泰諸州皆不能守。唐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忍負永陵一坏土。及崇質還。而晟留。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刑。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以死報國。乃就刑。其後世宗頗憐晟忠。悔殺之。元宗聞晟死。贈魯國公。

張彥能 鄭昭業附

張彥能為楚州守將。周師伐淮南。諸郡皆降。獨楚州不可下。周人圍之數月。城中兵食殆盡。而彥能與其副鄭昭業。城守益堅。世宗親督兵。洞屋穿穴而焚之。彥能昭業戰歿。餘眾皆歿。誓無降者。世宗屠其城。嚴兵以戍之。元宗嘉彥能忠。贈侍中。

張彥能

南唐書卷十六終

